



綠色的監獄

拉蒙·阿馬亞·阿馬多爾著

綠色的監獄

〔洪都拉斯〕拉蒙·阿馬亞·阿馬多爾著

王克澄 韓世鐘譯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綠 色 的 監 獄

原 著 者 [洪都拉斯]拉蒙·阿馬亞·阿馬多尔

翻 譯 者 王克澄 韓世钟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毫米 1/32 印張：6 5/8 字數：134,000

1961年9月第1版

196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統一書號：10073·1743

定價：(九)0.74元

內 容 提 要

洪都拉斯的一部分耕地是美丽的、綠色的香蕉种植园。然而，由于百分之九十的香蕉生产都操纵在美帝国主义的联合果品公司手里，于是綠色的香蕉种植园成了种植园工人的“綠色的監獄”。

这部作品以犀利的笔触、生动的事例，揭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这个壟断公司在洪都拉斯并吞小庄园主、殘酷剝削和压迫种植园工人的种种血腥罪行，刻划了洪都拉斯反动政府甘为美帝奴僕的丑恶嘴臉，热情而憤激地报导了种植园工人不堪压迫、奋起斗争的壯烈場面。

馬克西摩·路揚是这部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他虽然在一次暴动中英勇牺牲了，但是他在这个种植园里燃起了第一把革命的火炬，鼓舞着广大园工加强团结，准备从持續不懈的斗争中获得彻底的自由解放，迎接瑰偉的黎明。

史蒂尔先生坐在管理处的办公室里桃木写字台上，面前凌乱地摊放着各式各样的文件和图表。他那对碧蓝的眼睛，打量着跟前的几个男子。他们坐在灰色的安乐椅里，正谈得起劲。史蒂尔先生的脸孔，好象是用杉木雕成的，头发犹似金子一般，闪闪发光。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为人严厉而有才干，是个惯于发号施令、领导别人的权威人物。

其中三个男人全都长着黑发；你只消看一看他们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皮肤和布满老茧的手，就可断定他们都是些庄稼人。第四个人长得矮矮胖胖，一双手那么细嫩，脸色苍白，看来他缺少温暖的阳光。

他们的谈话变得越发热烈了，三个庄稼人同时争着说话。倔强、粗鲁的嗓音在房里震荡，淹没了隔壁屋里打字机的唧唧喳喳的声音。

“你是个老顽固，洛贝兹。只要你愿意卖，其他还有什么问题呢？”

“你知道什么，我的土地永远是属于我自己的！”年紀最大的庄稼汉洛貝茲声明說。

“你的田庄不值五千比索^①。”

“那你把田价估得太低了；我亲爱的康鉄拉諾。”

“你的土地上根本不长香蕉！”

“你胡說，路貝·西拉！”

“現在你一定愿意卖啦，洛貝茲！”

“我不卖，明白嗎？！”

史蒂尔先生再也沉不住气了，也插嘴进来，可是他的声音又鎮靜又沉着。

“你听着，洛貝茲朋友，”他站了起来，带着一口道地的英語腔，說道。“哪怕你的田不适宜种香蕉，可我們知道那全是些好田。公司准备出价八千倫比拉^②，买进你的土地；同时也正象帕拉加律師剛才說的那樣，連你的牲口也要用高价买下来。这样，咱們就可以圓滿地成交了。”

“我在这些土地上曾經付出了这么多的斗争和牺牲，我干么要把它卖掉呢？我的爷爷和奶奶创办了这分基业，我的父母又扩大了它，我毕生的心血也統統花在这上面了。将来我的儿子們还要继承这个田庄。我心上的每根血管，都是跟这分遗产紧紧相連的，你明白么？我好象是一棵树，它的根早已深深地扎进了泥土。我不需要花你們的錢，先生！我只要在自己出身的肥沃的土地上劳动，也可以掙得錢。要是我这儿

① 币制名。

② 洪都拉斯币制名，两个倫比拉合一美元。

的两位老乡，庫鉄拉諾和西拉，愿意把田卖掉，那么让他们卖好啦，这是他们的事情。我的田反正不卖，任你出多高的代价。真是见鬼！”

“可是，隆霍·洛貝茲，”帕拉加律師显出一副和蔼可亲的脸色，拍了拍这庄稼人的肩膀，劝说道：“不要这么感情用事，你这話多愚蠢。你已经不是个孩子了，难道不明白这是一笔对你很有好处的交易嗎？你完全知道，我是你的朋友，一直在为你着想。把田庄卖掉，就可以拿到公司給你的一笔款子。有了这笔錢，你可以搬到城里去住，安安逸逸地度过你的晚年。要是你真的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甚至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感情，搬到别处去住会思念家乡弄得活不下去，那你可以在这个山谷里随便哪个地方买下一块土地住下来，这算不了什么大问题。”

阿昆山谷里的这个庄稼汉隆霍·洛貝茲，一时犹豫起来。他感到自己好象是森林中一只受到猎犬追逐的牝鹿，无处可逃。这可真叫他为难，这些人硬逼着他出卖遗产，他似乎也不得不作一些让步的考虑了。

“你也得理智一点，我的老朋友！”律師繼續說，一面站起身来，把一分卖契摊在洛貝茲面前，又递給他一支鋼笔。“签吧，签了字咱們好进一步商談！”

但是隆霍·洛貝茲一动也不动，他心里展开了剧烈的斗争。他呆呆地望着卖契和鋼笔，望着史蒂尔先生碧藍的眼睛和他老乡們的臉色，一时拿不定主張。

“签吧，咱們也要签的！”另外两个农民敦促他。

隆霍·洛貝茲终于打定了主意。他活象一匹受到鞭撻而

聳立起來的牝馬，頑強地把頭一昂，帶着挑釁的口吻，大聲地嚷道：

“金元，去他媽的！我的田莊說什麼也不賣！這是我最後的話，史蒂爾先生！我不賣，永遠不賣！”

這幾句深含敵意的話，使得大家無話可說。史蒂爾先生那張圓臉氣得發紫，牙齒緊緊地咬着嘴唇。律師顯得沒精打采，手裡的鋼筆也掉在桌上。現在，他們所得到的結果跟談判前完全一樣，兩小時的口舌等於白費。

“那麼也好，”史蒂爾先生最後說道。“咱們下次再談，洛貝茲先生！至於你們，我的朋友們，我很感謝你們的合作。明天，我在这兒等你們，用輕便車送你們到港口去領款子。你們的盤纏和住宿等費用，全部由公司負擔。我們是你們的好朋友，我們對你們始終表示友好！”

隆霍·洛貝茲第一個走。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走下了石階。過了一會兒，另外兩個農民在史蒂爾先生和帕拉加律師的陪同下，走到總公司的大門口，然後握手告別。

總公司是由管理處的幾幢建築和廣大而肥沃的阿昆谷地香蕉種植園的總辦公室構成的。其間有不少零零落落的屋舍，居住着外國職員和一些洪都拉斯人。遼闊無垠的土地上，長着棕櫚、月桂和小麥之類的植物。青翠欲滴的莊稼、灰色的牆壁和閃閃發光的紅屋頂，相映成趣。所有的建築看來那麼整潔大方，式樣美觀，十分吸引人；住在裡面一定很舒服。屋前的陽台、門口的花木和彩色的窗台，無處不顯出幽雅的情趣，華貴和安逸。科育勒斯總公司座落在迷人的風景區的中央，四周全是莊園，也是谷地地勢較高的部分。極目遠眺，只見長空

清彻如洗，纯洁得犹如儿童的心灵。一条铁路从田间穿过，分出支綫，通向西方。

上午十一时，那两个为了跟香蕉公司做土地交易而过河来的庄稼人，兴冲冲地赶回家去了。他们把自己的田产卖了好几千块美元以后，顿时感到在他们质朴的感情中多添了一种金錢賜与他们的威力。他们认为，所谓一个人的聪明和睿智，就是不放过一切及时变卖自己田产的好机会。在他们看来，只有象隆霍·洛貝茲这种沒有脑筋的人，才可能做出愚蠢的事来。然而，他那样头脑不清楚，跟他们又有什么相干呢？当然，他那种倔强的态度，首先应当由他自己負責。最重要的是，路貝·西拉和康鉄拉諾现在有很多的錢，到了城里不再是朴实的庄稼汉和小畜牧主，而是紳士老爷了。他们一生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他们做了一笔得意的买卖，連公司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埃斯太尼·帕拉加律师和好些高級职员也不止一次地說到这一点。这些外国人是多么和藹可亲！多么客气！他们对待阿昆谷地这两个庄稼人真是殷勤极了：为他们准备了高速度的輕便車、免費的火車票、早餐和葡萄酒等等。康鉄拉諾和西拉心里充滿了驕傲和喜乐。

隆霍·洛貝茲心里却別有一番滋味。他气冲冲地騎着馬赶回家去，嘴里謾罵那批家伙，說他們蓄意要破坏这里山谷間的安宁，并且要把他从自己的田地上撵走。八千倫比拉本来是一笔可觀的款子，不过，他如果失去了他的土地，失去了他的“独乐拉”庄园，失去了家畜、柳树、糖坊和森林，叫他怎么生存呢？他不能够也不愿意为了这些外国人而放弃自己幸福的乐

土，何況在這塊樂土上，他已經灌注了那么多的精力和心血。

再說，他的勞動成果已經為他掙來了必要的錢鈔。他掌管着這分祖業，凭心而論，也足以感到幸福。因此，隆霍想到剛才心上一時的猶豫，不免感到慚愧。他覺得他那兩個朋友的态度未免太奴顏婢膝了。

史蒂爾先生和律師兩人依舊在總公司大門口議論着新置土地的事兒。他們一提到洛貝茲这个名字，聲音中便交織着輕視和憤怒。

“甭擔心，史蒂爾先生。你等着瞧吧，要不了多久，他准會自个兒找上門來，要求把地賣給咱們。山谷居民實際上都是些倔強的、不堪教育的頑固分子。”

“這家伙可能是個硬骨頭，不會向咱們屈服的。”

“甭擔心，任何事情總有一個解決的辦法。關於你的事務上的安排，你只要相信我好啦。埃斯太尼·帕拉加什麼也能辦到。”

“咱們真是感謝你！”

他們正要重新回到辦公室去，中途遇見了一個男子。他是一個打短工的，至少外表是這樣，他手里握着一把砍刀，還拿着一只當旅行袋用的龍舌蘭纖維編成的大袋子。

“您好，史蒂爾先生！”

“你好，馬丁！”

“您可曾記得，先生……我現在來……您……因為我需要您的幫助……我願……”

“什麼事情？快講啊，我沒有時間。”

“您曾經答應過我，要是我需要您的幫助，隨時都可以來

找您……”

“你要什么来着？”

“我想在庄园里当个工头。”

“这儿没有给农业工人干的差使。到种植园去吧，除此之外，我可帮不了你的忙。”

说完，史蒂尔先生和帕拉加两人跨进了办公室，那个美国佬砰地一下使劲地关上了他身后的那扇门。

二

史蒂尔先生在律师的身旁坐下。律师由于天气炎热，加上特别肥胖，他脱去了上装，解开了衬衫的领口。

“这个洛贝兹，”帕拉加开口说，“咱们的时间全给他泡光了。我很了解他，他是一个老顽固。只要他固执地说一声‘这是我的财产’，就谁也别想打他的主意。”

“可是公司正需要他这些田地。它对咱们太重要啦。咱们非把它弄到手不可。咱们私下里说说，只要他开口，公司肯出他三万美元。咱们要是真的付出这么一大笔款子，你想想看，田价该有多贵？”

“三万美元……三万美元！简直发疯啦。咱们只消付出一小笔酒钱，就有把握弄到他的土地，你尽管放心吧！”

管理主任打了一下铃，唤来了一个听差，主任叫他去拿几瓶冰冻的可口可乐。这时，各科室的记事员正在聚精会神地工作。

“咱们再来谈谈刚才那件事吧，”史蒂尔先生开始说道，

“我认为咱们的經理一定要对那位部长施加更大的压力，农业改革計劃才可以加快地实行，不必等待什么国会的決議。这样，咱们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在各个田庄上开始工作了。”

“經理早已办妥了那些必要办的事情，目前也没有什么好干的了，因为部长和政府、国会和司法机关的所有委員，都愿意无条件地跟公司步調一致，共同合作。但是为了遵守法律的条文，看来是多余的法律手續也必須办一办。不消說，这仅仅是一个形式而已。因为，从公司經理把計劃递给將軍过目的那一天起，咱们已經在无形中获得了农业改革的特权。那时我也在場，当咱们把所要进行的事項念給总统听的时候，他立刻表示同意，接着又指点咱们該走的道路。事情是很清楚的了。他又授权經理，用不着通过政府的特許，可以馬上着手工作。你自己也了解，將軍每次的贊同，便是一个命令，而且他所发出的每一个命令，下級必須忠实地执行。你根本用不到空担心。此外，我认为咱们干这些事，最好从香蕉托辣斯的最高利益出发，絕對不要再拿到国会里去进行辯論了。”

“不，不！”史蒂尔先生一口回絕。“这是絕對不合适的。一切都得按照規矩办事，万一将来发生什么意外，咱们可以卸掉責任。”

“那你放心好啦，你們的利益完全受到保护。誰敢公然反对？和公司有关联的事情，誰敢搗蛋？”

“咱们知道，这是你們的好意，你們要使咱们的事业获得成功。但是，万一政府換了人掌权，那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埃斯太尼·帕拉加纵声大笑，刺耳的笑声傳到了百叶窗外，消失在簌簌作响的棕櫚樹間。

“你干么只是想到这上面去呢，先生？請你相信我，只要你們肯支持咱們，咱們的統治至少会延續一百年；如果碰到你所說的那種情況，那我的保證也就不起作用了，咱們不妨打開窗子說亮話，咱們在人民面前早已是威信掃地了。你們就是咱們的堡壘，而能够保證你們經濟利益的，也只有一个黨：那就是將軍所參加的黨。我認為，咱們是相依為命的，對嗎，史蒂爾先生？”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親愛的朋友。咱們休戚相關，唇齒相依。不過，有關雙方財政發展的法律基礎，以及為公司投下的農業資本的法律基礎，對國家來說，是具有一定意義的，咱們絕對不能低估這種意義。哪怕是看來毫無意義的法律手續，也不能迴避。今天咱們的確還不需要這些。只要你們的黨執政一天，一切都平安無事。可是……”

“你這一声‘可是’，很使我感到驚奇，史蒂爾先生。也許你想說出你的推測，認為咱們明天就要垮台？”

“世界上沒有什麼事情是一成不變的；什麼都在改變、運動、發展……”

“你的答复很难令人理解。”

“你要我讲得更明确些么？好吧，咱們來看一看實際的情況吧，目前的國際政治形勢正逼着咱們要在戰后發揚民主權利。要是咱們同意了这个要求，你們的政府还能永久掌握大權嗎？”

埃斯太尼又纵声大笑起来，但这一回的笑声，显得格外倔强、可怕。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射出两道锐利的光芒。

“你不了解咱們，史蒂爾先生。咱們還有一套行之有效的

办法，可以随时采用。咱们打算对世界展示出一幅升平的图画，铺陈出一幅奇伟的景象。这几年来，咱们洪都拉斯已经治理得井井有条，到处呈现着一片和平气象，一切反对分子都已经服服贴贴，人民都服从政府。事态的变化决定于国家暴力的意志。”

“这一点我是完全相信的，但是公司对于没有把握的生意，决不插上一手。咱们讲求实际，会打算盘。关于未来的局面，咱们已经从各方面作了谨慎的考察，尽管如此，它还是常常会发生咱们事先所估计不到的情况。”

“那好！不过，请你告诉我一件事：直到目前为止，经理所提出的一切要求，是不是都得到了完满的解决？”

“当然，解决得十分彻底，十分爽快。咱们对于处理的结果，无不感到满意，要不，咱们可变成忘恩负义的了。我多次考虑到那些法律基础；这些基础，咱们将在下次日常的会议上提出来研究。再说，就在两个星期之前，咱们跟‘坦拉’的经理进行磋商时，你为什么不出席？”

“我由于洛塞利天·米宁公司业务关系，到金何安雪托去了。会上谈了些什么？”

“谈起新的投资问题。在中美洲所有的国家中，你们的国家在咱们的经济中占首要地位。咱们为战后订出了一套绝妙的计划，打算扎扎实实地赚它一大笔美元，我的朋友。”

“美元对我的诱惑力不怎么大；提到美元，倒使我想起我要在一家美国银行里开立第二个帐户。尊夫人什么时候回国？我想趁这个机会，给我妻子捎些东西去。再过几年，我也想回去了，也许在纽奥良^①安家。那里的气候真是太理想了。”

史蒂尔先生狡黠地、意义深长地獐笑着。他的笑容，是他听到了律师这席话以后的一种真实的思想反映；可是他嘴上只是说：

“这是个好主意，那儿比这儿要文明得多了。不过，咱们言归正传，还是谈谈那老顽固隆霍·洛貝茲吧。你真的认为咱们有把握说服他么？”

“你等着瞧吧，史蒂尔先生。在战争时期什么手段都是合法的。我有一个计策，保证成功。你听着……”

作为立法会议議員兼香蕉托辣斯特命全权代表的帕拉加律师，把他的安乐椅移到了史蒂尔身边，低声而有力地诉说着他的计谋。美国佬的脸上顿时闪现出赞同的微笑。

机械工場里不断传来马达的隆隆声和锤子有节奏的敲击声。太阳移近了子午线。

三

那个向史蒂尔先生要求工作却遭到粗暴拒绝的男子，深深地感到失望。他耸了耸肩膀，躊躇了片刻，也就离开了总公司，在铁路线附近的一棵破斧树^②根边坐下了。他穿着一条咖啡色的帆布裤子，一件格子布衬衣，袖子高高卷起，灰色的头发上盖着一顶巴拿马帽子，隆起的帽顶已经开裂，帽边下垂着。他的皮肤好似硝过的兽皮。

① 美国南部沿墨西哥湾的一座城市。

② 生长于南美洲的一种树，木料甚坚，可作枕木或鞣皮木。

远处，响彻着灌溉抽水机的噠噠声。附近医疗所的大門里，不时走出几个脚步踉蹌的男子，蒼白的臉色說明他們正在害病。他們有的在寻找有樹蔭的地方歇歇脚；有的沿着鐵路綫奔回自己的居留地去。

馬丁·薩馬耶漫不經心地望着他們，几根有力的指头捻弄着他那撮濃黑胡須的尖端。他腦子里正在思索一系列叫他厌世嫉俗的生活問題。史蒂尔先生冷冰冰的拒絕，对他是个狠狠的打击，把他所有的希望都給毀了。

馬丁·薩馬耶所以向公司討取差使，指望公司能够滿足他的要求，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大約在五年前，当时的管理主任，曾經以甜言蜜語，哄他出卖自己的庄园給公司，好让公司在这片土地上开辟香蕉种植园。那时候，史蒂尔先生亲自向他保証說：“咱們都是你的朋友，咱們对你們始終表示友好。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咱們好啦！咱們随时都会給你帮助。”

馬丁·薩馬耶想到这一席亲切的話，回忆起当初他跟帕拉加律师簽訂卖田契約时的情景，回忆起他在港口銀行里开立了帳戶，并且和托辣斯的一班最高級職員逍遙終日的景况。当时金融界人士、政界人士和山谷里其他的有名人物，都尊称他为馬丁先生，把他当做自己人看待。可是，那些得意的日子，他騎着怀有事业心的驕傲的神駿騁馳在广闊世界里的那些黄金般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复返了。現在他两手空空，无人怜惜，陷进了肮脏的泥淖。公司的支票曾經在那时候給他打开了一个嶄新的完全不同的世界。这种生活跟他以前每天在祖傳的田地上耕作截然不同！富有誘惑性的坏事在他的面前

接踵出現。妖冶的女郎、威士忌和賭博：这三种东西把他的財物搞个精光。在他揮霍无度的时候，他从未考虑过将来，想不到他賴以糊口的田亩和森林已經是属于他人的了。他就变得潦倒不堪，朋友們背弃了他，他債台高筑，失去了一切。他最后的一条出路，便是打算到公司田庄上来找个工头做做。他坚信，象这样一个差使，是十拿九稳可以到手的。他所以沒有提出更高的要求，只是因为他动不来笔杆；要不，他还想捞个把监工做做呢。他曾經这样想过，甚至也这样夢見過。

和史蒂尔先生談过話以后，他在这几树蔭底下，才深深意識到自己瀕于絕望的处境。他的年齡正是奋发有为之时，但他手中沒有武器，来进行他面临的斗争。

蓦地，一个沙哑的男子嗓音破空而来，把他从沉思中惊醒过来。

“嗨，薩馬耶，你在等着那辆装碎石的車皮么？”

一个白晰的、光下巴的男子对他微微地苦笑着，那男子的两耳嘴唇显得有力而神气，鼻子輪廓鮮明，年紀看来約有三十光景，瘦削的中等身材，都給人一种平易近人的覺感。他的动作敏捷而灵活。他的深黑的眼睛里閃着异样的光芒，这可以看出他正受到泥沼热^①的折磨。

“是啊，朋友，但愿有車子来……”薩馬耶咕嚕說，心里对他至少有些反感。他認識这个男子，也不时在香蕉园里碰到他，不过，从來未曾跟他交談过。馬丁听到这男子直呼他的名字，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有不少人都熟悉他，也知道他的遭遇。

① 瘧疾的一种。